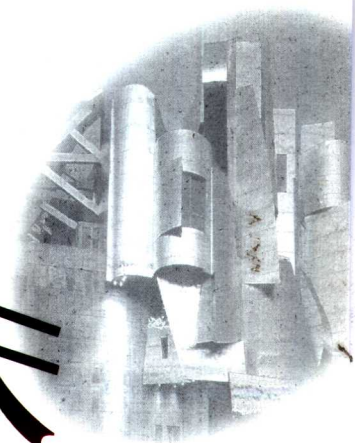


DIANJIWEILAIKEHUANCONGSHU

刘兴诗 著

TIANKONGDENTUNTITIAN

天空的迷途者



未来
出版社

点击未来科幻丛书

天空的迷途者

刘兴诗 著

未来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五二三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37000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417-2268-5/I·464

定价:11.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空的迷途者/刘兴诗著. —西安:未来出版社,2001.3
(点击未来科幻丛书)
ISBN 7-5417-2268-5

I. 天… II. 刘…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364 号

点击未来科幻丛书

喂喂笼子里的土豆

失踪的机器人

天空的迷途者

永恒的生命

撒豆成兵

恐怖蚁

腐蚀

目 录

MU LU

天空的迷途者	1
胖子老袁和机器人方方的故事	60
魔镜	109
甜水海湾	120
时间储蓄卡	129
巨人恰恰传奇	136
巴巴哇星的巴巴娃	164
小辛伯达太空漫游记	201
失踪的猿人	240

天空的迷途者

一 粉红色的甲虫

妹妹在花园里抓住一只小甲虫，大喊大叫起来。

小甲虫有什么稀奇？我一天可以抓几十只，真是少见多怪。

妹妹却不住口，越叫越厉害了。

“快来看呀！这只小甲虫真奇怪。”她大声喊道。

她叫得实在惹人心烦。到底是怎

么一回
事？我只
好走过去
看一下。

那只
甲虫在她
的手指间

壳上缀着许多金色、银色的小圆点。这样的甲虫，
我从来也没有见过。

我也有兴趣了，对她说：“没准儿这是一个新
品种。我用一个红粉笔头跟你换，把它关在纸盒子
里玩。”

“好的。”妹妹说，“你捉牢呀！粉笔头不会飞，
它可会飞的。”

我掏出粉笔头给她，正要伸手捉小甲虫，忽然
听见一个蚊子叫一样的细小声音：

“放开我！”那个声音愤怒地喊道，“我是人，比
粉笔头值钱得多。”

“你在说话吗？”我问妹妹。

“小狗才在说话。”妹妹说，“是你自己说话
吧！”

这可奇怪了：她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会是
谁呢？

侧着耳朵再一听，我们都吓了一跳，想不到
是那个粉红色的甲虫在喊叫。它生气地喊道：“我



用力挣扎
着，模样
儿的确有
些古怪。
它只有四
只脚，粉
红色的甲

数一、二、三，赶快放开我！要不，我真的生气了。”

天哪！这是一只会说话的小甲虫。妹妹心里一惊，放松手指，它飞快地挣扎着钻出来，张开甲壳下面的翅膀，一下子就飞到天上。我赶忙伸手扑上去，却只抓住一把空气，让它自由自在地溜掉了。

“快抓住它！”我和妹妹齐声喊叫起来，什么也不顾，跟着它拼命追赶。天底下还没有见过会说话的粉红色甲虫，只要抓住它，用一火车彩色粉笔和我换，我也不干。

那只小甲虫慢悠悠绕过花丛，飞过篱笆，直朝外面的田野里飞去。我和妹妹来不及转身开门出去，只好使劲从篱笆上的一个破洞钻出，拔腿往前直追。好几次跳起来，险些抓住它，又让它从手指缝里溜掉了。

想不到我们追来追去，却让一个胖孩子捡了便宜。我追到甲虫跟前，瞅住一个空子，正要用力



往前扑，那个胖孩子却挥着一个绑在竹竿上的捕虫网，轻轻一兜，便把那个粉红色的甲虫捉住了。

“还给我！这是我们的甲虫。”我和妹妹气急败坏地伸手向他讨还。

“嘻嘻，它在我的网兜里，怎么会是你们的？”胖孩子捏紧网口，不肯交给我们。

“这不公平！是我先抓住它的。”妹妹气呼呼地对他说。

胖孩子才不理睬呢，扮了一个鬼脸儿对我们说：“谁能证明你们先抓住它？现在它在我的手板心里，却是千真万确的。”

我也急了，对他说：“你不信，我喊它，它会答应。”

“哈哈，别骗人啦。你叫吧！甲虫会说话，是天大的笑话。”他咧开嘴嘻嘻笑了，宽宏大量地拎起网兜，让我们和那只可怜的甲虫说话。

我们不理睬他，连忙弯下腰，招呼那只困在网兜里的粉红色甲虫。

“甲虫乖乖，快对他说，你是我们先抓住的。”妹妹哭丧着脸求甲虫。

我也好声好气悄悄地对它说：“别怕，我们是你的保护人。你落在他的手里，可就糟糕啦！”

想不到这只古怪的甲虫变了一个样子，不管我们怎样苦苦哀求也不作一声。谁知它的肚皮里是什么主意，难道刚才我们都听错了不成？

“嘻嘻，你们的鬼把戏该收场了吧！”胖孩子斜着眼睛嘲笑似的对我们说，“哪有甲虫会说话的道理？别把我当傻瓜。”

“它真会说话呢！刚才还给我们说过两句。”妹妹不肯认输，哭声哭气地争执道。

“把你的童话故事留给幼儿园的孩子讲吧，我可没有时间和你闲磕牙。”胖孩子收了网兜，转过身子自顾自大踏步往前走了。

我连忙追上去拦住他，对他说：“我给你换吧！给你三个红的、黄的、蓝的粉笔头，好吗？”

“我才不稀罕粉笔头呢，这只甲虫比粉笔头值钱得多。”他翘着鼻子，十分傲慢地说。

“再加一支橡皮水枪。八成新，一捏就可以喷水，不骗你。”我咬了一下牙，又增添一些砝码。

“别人玩过的橡皮水枪算什么！”胖孩子说，“我把这只甲虫给爷爷，他准会奖赏我一支崭新的带电冲锋枪。”

“你的爷爷也要玩甲虫吗？”我问他。

“他是昆虫学家，玩甲虫的老手。”胖孩子说，“他准会用大头针把这只甲虫钉在墙上，天天早晨拿着放大镜慢慢欣赏。”

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别指望从他的手里讨回这只奇怪的甲虫了。

“我清清楚楚听见甲虫说，它是一个人。没准儿是被施了妖法的小王子，赶快想办法救它。”妹

妹含着眼泪对我说。

是啊，我们必须千方百计救出这只粉红色的小甲虫。

不，救出这个被妖法变成甲虫的人。

二 昆虫学家的实验室

我们悄悄跟踪拿捕虫网的胖孩子，来到他家门口。大门打开，走出来一个笑容可掬的白胡子老头儿，这准是他的昆虫学家爷爷了。

胖孩子把网兜里的甲虫递给白胡子爷爷，白胡子爷爷立刻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转身走进屋里。

我和妹妹躲在外面的冬青树丛背后，看得一清二楚。我压低了声音对妹妹说：“他一定要用大头针钉死那只小甲虫了，我们应该马上动手。”

“怎么办呢？”妹妹问我。

“咱们来一个前面佯攻，后面包抄。”我吩咐她，“你抹着眼泪在门口闹，吸引住他们的注意力。我从后面悄悄溜进去，救出可怜的‘甲虫人’。”

计策就这样定下



了。妹妹是会哭的能手，眼睛用力一挤，就挤出一串串泪水珠儿，沾湿了面孔，放开喉咙大哭大叫：“还给我小甲虫！这是我的小甲虫。”我连忙弓着身子，屏住呼吸，悄悄往屋子后面溜去。

这个计策真灵。白胡子老昆虫学家听见妹妹在门外哭喊，就摘下老花眼镜，把那只甲虫倒扣在一个玻璃杯下面，带着他的淘气胖孙子，急匆匆从门里出来了。

我等待的就是这个机会，连忙从一扇打开的窗户里钻进去。这正是白胡子老昆虫学家的实验室，墙上钉着许多蝴蝶、蜻蜓和五光十色的蛾儿、虫儿。会说话的粉红色甲虫扣在玻璃杯下面，还来不及钉上墙呢。

我悄悄走过去，压低嗓门隔着玻璃问它：“喂，你真的会说话，是一个被施了魔法的不幸的人吗？”

它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

它说：“我不是受了魔法的童话书里的人物，我是一个迷路的外星人。”

“为什么你刚才不和我们说话？”我吃了一惊，紧接着问她。现在已经证实她是一个有理智的高等生物，我不得不用“她”来代替“它”了。

“现在和你一时说不清，你先把放出来再说吧。”她焦急地催促我说。

“好的！”我点了一下头，连忙伸手揭开玻璃

杯，把她塞进我的衣兜，打算转身离开。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正当我要转身离开时，外面忽然传来脚步声，白胡子老昆虫学家赶回来了。我一时无计可施，顺手抓了一只苍蝇关在玻璃杯下，把他的老花眼镜挪开，连忙带着从外星来的“甲虫人”钻到桌子下面躲起来。

白胡子老昆虫学家快步走向实验室，没有先看抓来的“俘虏”，就兴冲冲地拿起电话对一个看不见的地方通报情况了。

“我抓住一个奇怪的甲虫。我敢起誓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只，比大熊猫还珍贵。”他说。

说完，他就立刻转过身子，看扣在玻璃杯下面的“俘虏”。他一时找不到眼镜，只瞧见有一个黑糊糊的小虫儿在里面冲来撞去，又高兴地抓起电话，接着对他的朋友说：“它的精力很充沛，想冲破玻璃杯飞出去呢！”



可是，等他找到老花眼镜看清楚，就不由得大吃一惊了。

“咦，为什么一只甲虫变成了苍蝇？”他睁大了眼睛说，连忙跑出去找他的胖孙子，调查

这个顽皮孩子是不是悄悄把奇异的甲虫偷走了。要不，就是他看花了眼，胖孙子塞给他的本来就是一只平凡的苍蝇。

我趁这个空子，连忙翻窗逃了出来，在院墙后面找到妹妹，一起询问奇怪的“甲虫人”。

“甲虫人”不再飞走了，坐在我的手掌心里，向我们娓娓叙述了她的来历。



“我叫莎莎，和两个妹妹出来玩。我们的飞船在太空里失事了，被一阵宇宙风吹到你们的星球来。请你们帮助我找到两个小妹妹吧。”她说。

“她们都是‘甲虫人’吗？”我问她。

“不，”莎莎说，“我们和地球人不一样，能够随机变化，看见什么就变成什么。这样，才能适应别的星球的环境。”

“你能像孙悟空一样，马上变一个猴子和一只小狗吗？”妹妹感兴趣地问她。

“不成啊！”她说，“我们到一个星球，变成一种

东西，只有离开，才能恢复我们自己的原形。”

“你们原来也是人吗？”妹妹又问。

“噢，这和你们说不清。”莎莎说，“我们是一种会随意变化的细菌。我们认为人的外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道德和智慧，这才是人的最重要特征。”

“为什么你落在捕虫网里，我们和你说话，你不吱声呢？”我问她。

“没有弄清情况以前，沉默是最重要的。”莎莎说。

几句话，我们就沟通了感情。事不宜迟，得赶快行动起来，去找她的两个妹妹。万一她们也落进了无情的捕虫网，被锋利的大头针刺死，就糟糕啦！

三 又一个昆虫学家

白胡子昆虫学家和胖孩子，要找到那只奇怪的粉红色甲虫很困难，却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我和妹妹。

他们在实验室的角落里找到我们之前，我来得及张开手，把它放了出来。

噢，不，我应说“她”才对。她是会变形的外星人莎莎，压根儿就不是蠢头蠢脑的甲虫。

我悄悄对她说：“你快飞出去，在外面的花园里等我们。”

她扇着薄薄的翅膀，从窗口里飞了出去。我们正要站起身，就被白胡子昆虫学家和胖孩子发现了。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胖孩子怀疑地盯住我们。

“我们想来看看……”妹妹口吃地解释说。

“看那只怪甲虫吗？”胖孩子气势汹汹地追问，“它不见了，是你们偷了吗？”

“我们不是小偷，这是我们先看见的。”妹妹也气了，气嘟嘟地回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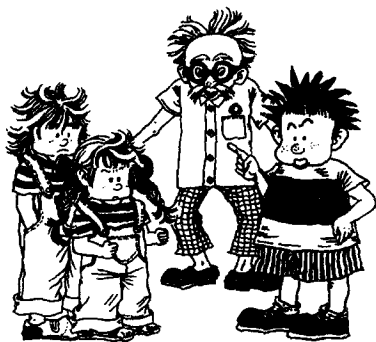
“我不信。”胖孩子不由分说，伸手在我们的衣兜里掏摸了一阵，没有找到他想要的怪甲虫，才缩回了手。

妹妹气得涨红了脸，还要和他争论，白胡子昆虫学家伸手分开他们，说：“别吵啦！大家一起动手，找到这只甲虫才好。”

我们装模作样，和他们在实验室里到处翻找了一阵，才走出屋子，到外面接着去找。

“它飞不远。”白胡子昆虫学家说，“没准儿附近还有它的家族。它总不会是从外星掉下来的吧！”

“是的。”我连忙点头同意他的看法，深怕会把



话题扯到外星人身上去。

我们急匆匆赶到屋外，从前面找到后面。奇怪啊！到处都没有可怜的莎莎的影子。

她到哪儿去了？

胖孩子懊恼地嚷道：“它飞了，再也找不到啦。”

妹妹也急得沁出了眼泪。

“孩子们，别伤心。”白胡子昆虫学家安慰大家说，“不管它怎么飞，总飞不出地球。咱们一起努力，总会找到的。”

“如果她被一只鸟儿吃了呢？”妹妹含着泪水问。

“这也没有关系。”白胡子昆虫学家说，“我已经说过了，这是一只新种甲虫，决不会只有一只。”

“不，她是莎……”

瞧他这样乐观，妹妹差一点喊出来：这是外星旅行家莎莎变的。我连忙捅了她一下，她才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咱们分头去找吧！”我提议说，“这样，找到她的把握更大。”

“好的！”

听了我的话，大家异口同声赞成，就立刻分开，朝四面找去。

胖孩子似乎有些不放心的我，提防我会把那只怪甲虫揣进腰包，死死拽住要和我在一起。我只好

和他肩并肩，顺着屋后花园一条小路往前找去。

我们小心翼翼扒开路边每一个草丛，仔细检查了每一条石缝，也没有找到变成甲虫的莎莎。心里正在发急，忽然抬头看见一个粉红色的影子，从草地上飞起来，在我们的面前一闪就不见了。

“怪甲虫！”胖孩子激动地喊叫起来。我也兴奋了，跟着它就追了上去。

想不到我们气喘吁吁往前跑，没有找到怪甲虫，却和拐角处一个老头儿撞了个满怀。

“爷爷！”胖孩子放声喊叫起来。



我抬头一看，可不是么！果真是那个熟悉的白胡子昆虫学家，正笑容可掬地站在我们面前。惟一的差别是他换了一副宽边眼镜，鬓边的头发似乎也少了一些。

他看见我和胖孩子在一起，好像感到有些意外，却没有表露出来，只是冷冷地看了我一眼。